

老花眼患者通常不会主动就医,普遍选择不配戴或不经检查验光就自行购买老花镜

# 40岁以上职场人群为何视近困难发生率高

“日常戴一副眼镜、开车换一副、工作的时候又要换一副,一天要在3副眼镜间不停切换……”这些场景,正是近视加老花患者的日常。目前中国35岁以上人口,有老花问题人群占比56.9%,达3.9亿,占中国总人口的近三成。但因认知缺失,老花患者数量和矫正数量严重不对等。

《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网民中50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16.9%,人数超1.5亿,“中老年低头族”正在崛起。

## 中重度老视人群 1.46 亿人

老花眼,又称老视,是一种生理现象,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硬化,弹性减弱,睫状肌收缩能力降低而致调节减退,近点远移,故发生近距离视物困难。《老视手术矫正——第五次浪潮》一书中指出,老视通常在38岁左右出现,发病高峰是在42岁~44岁左右。

有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近18亿老花病人,中国35岁以上人口,有老视问题人群占比56.9%,达3.9亿;中重度老视人群,达1.46亿;重度老视人群,达800万。《国民视觉健康报告》中指出,视力缺陷已经成为我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白内障和老视更是当下威胁我国国民视觉健康的重要因素。

“与近视或白内障不同,老花眼患者通常不会主动就医,进行专业的眼科检查,普遍选择不配戴或随意佩戴老花镜,如不经检查验光就自行购买老花成镜。”《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质量控制》行业标准的牵头起草人、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屈光手术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铮教授强调,错误的应对方式将使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可能导致晶体加速老化。在发展中国家中,94%的未矫正视力损伤是由于老花。“老花患者普遍认为老花眼不用治也治不了,而对于其可以通过积极的手术干预获得视觉质量提升缺乏正确认知,这才是改善老花患者视觉健康的最大挑战。”



淘宝网上,部分商家老花镜展示图

## 中老年职场人群视近困难发生率高

“1.5亿50岁以上的网民群体,恰好是老视发病率较高的群体,他们的视近需求和视近困难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只能采取戴镜或手术方式解决。”四川省眼科专委会委员、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四川省区副总院长周进教授说,“佩戴老花镜,虽说视近效果会得到一定改善,但老花患者自身晶状体高阶像差的改变,势必会引起晶状体功能减退、视觉质量下降,这是老花镜无法解决的。”

来自成都的49岁的陈先生是一名牙医,左眼近视925度,右眼近视750度,高度近视

的他 and 眼镜“友好”相处了很多年。可近半年来,陈先生觉得近距离视物越来越模糊,由于职业需要,对于视近要求极高的他只得重新验配了一副近视眼镜,“我以为是近视度数又涨了导致视力下降,可是配了新的眼镜近距离还是看不清”。意识到自己的症状很有可能是老花,陈先生又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日常佩戴旧眼镜保证中近视力,开车时佩戴新配的近视眼镜保证清晰远视力,工作或使用手机时佩戴老花镜提高近视力。这样一来,3副眼镜在手的陈先生,每天做的最多的动作就是取镜、换镜。这样的日子

持续了3个月,陈先生选择了晶状体置换老花矫正手术。

像陈先生这样的中老年职场人群视近困难的发生率极高。据国际知名调研机构益普索发布的《40岁以上职场人群视近困难发生率及全程视力重要性调研报告》显示,超过90%受访者近距离阅读困难。

6月21日,爱尔眼科在成都公布,将推动在全集团屈光手术科室开设老花手术门诊,利用同步国际的角膜激光矫正和眼内晶状体置换老花手术矫正技术,引领国内老花矫正全面开启“摘镜时代”。

(据《工人日报》)

## 张居正



熊召政 著

邵大侠夺过酒壶,自斟自饮,回道:“我从来就未曾把你当成对头。”

邵大侠言下之意是这姓史的不够格,但史大人没听出来,却抓住话把儿问道:“你既不把咱当对头,为何下此毒手?”

“什么毒手?”

“四天前,本官的小儿子在南京城遭人绑架。”

“你儿子遭人绑架,与我何干?”

“邵大侠,你别装蒜了。”

史大人说罢,便从袖笼里摸出那封信递给邵大侠看。草草几行字,邵大侠一瞥即过,放下信笺,自言自语道:“这是谁做的呢?”

“谁做的你还不清楚?”史大人想发脾气又不敢,只好巴结说道:“邵员外,本官知道你在江湖上很有名气,党羽……啊不,朋友众多,这件事是谁做的,你肯定知道?”

邵大侠见史大人救子心切,便有心逗逗他,于是调侃说道:“你想救儿子,其实很简单,把我放了,一切都万事大吉。”

“这哪儿成?”史大人紧张得额上冒出冷汗,“放走了你,甭说救不了儿子,连本官的这条老命也得搭上。邵员外,只要你放了咱儿子,咱保证从此后不难你。”

“我是钦犯,你怎么为难我都不会犯错。”邵大侠对眼前这位吃软怕硬的昏聩官员既感到厌恶又产生怜悯,道,“拿纸笔来,我写封信,你们派人送到我府上。”

片刻纸笔侍候,邵大侠只写了四个字“放他儿子”,史大人不放心地问:“就这几个字儿成吗?”

“一字千金,拿去。”

邵大侠说罢,起身离席,下巴一挑,示意狱卒把他带回漕运衙门的大牢。

不觉半月过去,这期间邵大侠一次也未曾提审。那位史大人也再也见不到踪影。有个狱卒慕邵大侠英雄之气,便

偷偷告诉他,当史大人的小儿子被人神秘送回府上后,这位老刑官经过权衡思量,再也不肯承头谢审这个大案,于是装病回了南京。接他手的人,现在尚未履任,故邵大侠乐得在牢里清闲,每日与胡自皋两人海天雾地地神侃。

看看已到了农历腊月廿四小年这一天,扬州城的天气暗哑。中午,邵大侠与胡自皋两家都买通关系送了食盒进来,两人正欲隔墙痛饮,忽然管监的典吏进来,打开邵大侠的牢门请他出来,邵大侠对着几样佳肴不肯挪步,说道:“有甚急事,待我吃了这壶热酒再去。”

典吏腆着脸,笑道:“是咱王大人请你去,那边的酒席更丰盛,等着你呢。”

“哪个王大人?”邵大侠问。

“咱们的漕运总督,邵爷,你面子大,咱们王大人的酒,可不是一般人能喝的。”

对面的胡自皋捻耳朵听到这段对话,忙羡慕地插话道:“邵员外,上半年张首辅不是有信给王篆,要他照顾你么,你捉进他的漕运大牢都二十多天了,他一直不肯露面,今天过小年,他跑来请你,据我看,八成儿有好消息。”

邵大侠一笑反问:“如果是鸿门宴呢?”说罢抬腿出门,走之前还不忘绕一

腿子到胡自皋房前,隔着栅墙朝里头的小食桌看了看,道:“你家的狮子头做得欠功夫,这厨子二流都称不上。”

胡自皋叹一口气,回道:“身陷囹圄,何敢奢谈美食,有此一顿,也差强人意。”

邵大侠又道:“扬州城中四喜阁的厨师老马,狮子头做得真正是好,那才是叫佛跳墙呢。你何时官复原职,就把那老马请到你府上去做菜。”

“如果有那一天……”

胡自皋一句话尚未说完,却见邵大侠已是大摇大摆地走了。典吏跟在身后,倒像是个跟班。

从牢房到漕运总督的麻房,大约有一里多路,沿途戒备森严枪兵密布,一看到这阵式,邵大侠料定此去必无好事。走进麻房旁边的花厅,却见王篆已站在那里迎候。这位手握重权的漕运总督,虽然官位显赫,但同两年前前任北京五城兵马司巡城御史相比,还是一个球样,瘦精瘦精像个猴子,只是从他那两只三角眼中射出的光芒,比过去显得深沉。邵大侠一进花厅,王篆就起身一揖,笑道:“邵员外,你终于来了。”

邵大侠还了一礼,落座后也不寒暄,兀自问道:“王大人请我来,不知为的何事?”